

•42•

RUTH GRAHAM

暢銷冊作者 kah 演講家；「Ruth Graham Ministries」ê 創辦人 kah 主席，Graham 先生 ê chabó kiáⁿ

Tī 我真細漢 ê 時，我 tòh kā 我 ê 心交 hō̍ 基督，我 kah 阮老母跪 tī 我 ê 眠床邊，祈求耶穌赦免，而且進入我 ê 心。He 是一個私密 ê 時刻。Hit 時，我 iáu 未做出基督 ài 咱做 ê 公開承諾。

老父對我 ê 疼惜 kah 無條件 ê 愛是我童年 ê 基石，雖然伊 tiāⁿtiāⁿ ē 出外，m̄koh，我知影伊愛我。He 建立我 ê 信心，無其他別項 kah 它 ē 比得。

對我來講，kiámchhái siōng 重要 ê 是 tī 我十歲 ê 時，老父 chhōa 我去參加佛羅里達州一間浸信會教會 ê 奮興會。Hit 年阮全家 tī hia teh 過冬，阮老父 ê 朋友 Lee Fisher tī 附近 ê 城市舉

•42•

露絲·葛理翰

暢銷書作者和演說家；露絲·葛理翰事工會創始人和主席，葛理翰先生的女兒

在我很小的時候，我就把我的心獻給了基督，我與我的母親跪在我的床邊，祈求耶穌赦免，並進入我的心。那是個私密時刻。那時，我尚未做出基督要我們做的公開承諾。

父親對我的疼惜和無條件的愛是我童年的基石，雖然他經常外出，但我知道他愛我。那建立我的信心，無與倫比。

對我而言，也許最重要的是在我十歲時，父親帶我去參加佛羅里達州一間浸信會教會的信仰復興活動。那年，我們全家在那裡過冬，父親的朋友李·費舍爾在附近的城市舉行

行奮興會，所以老父去參加，來表示支持。教會 ê 禮拜堂真細間，阮溜入去後面 ê 一條長椅，chiah bē 引起 siu<sup>n</sup> chē 人注意。

Tī 聚會 teh beh 結束 ê 時，Fisher 先生（阮叫伊「李阿叔」）邀請 hiahê ñg 望對基督公開告白 ê 人行向前。司琴當 teh 彈奏讚美詩，我 ē 記得我有意識 tiòh kakī khiā 起來。我想 beh 繼續進前，m̄koh，人 ē án 怎想 leh？Tī hit 間小教堂裡，我已經有夠影目 ā；tiòh 算阮老父盡 siōng 大 ê 努力，m̄koh 伊無論去到 tó 位，iáu 是 ē 引起注意，所以我無想 beh 因為行去講台前，soah 引起 koh khah chē 注意。若是我 hō· 老父感覺 gāigiòh，beh án 怎 leh？我真驚 hō· 人注意 tiòh。

M̄koh m̄ 管我有啥物驚惶，in 真緊 tóh 過去 à。叫我向前

復興會，所以父親去參加，以示支持。教會的禮拜堂很小，我們溜進了後面的一條長椅中，以免引起過多的注意。

在儀式接近尾聲時，費舍爾先生（我們叫他「李叔叔」）邀請那些希望對基督公開告白的人走向前去。司琴正在彈奏讚美詩，我記得我有意識到自己站起來。我想繼續前進，但人們會怎麼想呢？在這間小教堂裡，我已經夠顯眼了；儘管我父親盡了最大努力，但他無論走到哪裡都會引起注意，所以我不想因為走到講台前，而更加引人注目。如果我讓父親難堪，那可怎麼辦？我很害怕被人注意。

但不管我的恐懼是什麼，它們很快就過去了。叫我前進

行 ê 「是」 變 kah 比阻止我進前 ê 「m̄」 koh khah 強。我克服 gāigiòh, 行到教堂頭前, 目 chiu kheh ânân, 頭 lèlê, khiā tī 李阿叔 ê 面前。我 ētàng 聽 tiòh sóa 動聲 kah 腳步聲; 有其他 ê 人行向前來 ā。然後, 我忽然感覺有一支手 tah tī 我 ê 肩胛頭。我 peh 開目 chiu, 認出 he 是老父 ê 手, 伊 kah 我 khiā tī 會眾 ê 面前。Chit 位 bat 邀請世界各地 千千萬萬人向基督獻身 ê 傳道者, chit má kah 我 — 伊 ê chabó kiáⁿ khiā 做伙, 當我回應呼召, koh 做出全款 ê 公開承諾 ê 時。

老父 ê 支持 m̄bat 減少。Tī 我二十一年 ê 婚姻結束了後, 阮厝裡 ê 人鼓勵我重新開始。我認為我 tiòh koh khah óa 近我 ê 阿姊, kah 一間好教會, thang 服事人, mā 得 tiòh 照顧, 所以, 我 tùi 維吉尼亞州 ê 田庄搬到南部城市 ê 市中心。我離開 sùsī

的「是」變得比阻止我前進的「不」更加強大。我克服了尷尬, 走到教堂前面, 緊閉著眼睛, 低著頭, 站在李叔叔的面前。我能聽到移動聲和腳步聲; 有其他人也走向前來了。然後, 我忽然感到有一隻手搭在我的肩上。我張開眼睛, 認出那是父親的手, 他和我站在會眾面前。這位曾邀請全世界無數人向基督獻身的傳道者, 現在和我 — 他的女兒站在一起, 當我回應呼召, 並作出同樣的公開承諾時。

父親的支持從未減少。在我二十一年的婚姻結束之後, 我的家人鼓勵我重新開始。我認為我應該離我姊姊更近一點, 並有一間好教會, 既可以服事人, 也可以得到照顧, 所以, 我從維吉尼亞州的鄉村搬到了南部城市的市中心。我走出了

koh 好過日 ê 環境，想 beh 重新建立 kakī ê 生活。

無 gōa 久，教會 ê 牧師 kah 阿姊 kā 我介紹一个 iântâu ê 鰥夫。阮開始約會，而且伊 hō 我大量 ê 關注。甚至有人 kā 我講，伊 bat tī 阮老父 ê 一場佈道會中獻身跟 tòe 基督。伊 kahná 是量我 ê 身軀為我定做 ê，m̄koh，我 ê gín'á 無 kah 意伊。

阮厝裡 ê 人開始擔心。老父 tùi 東京 khà 電話 hō 我，kā 我講腳步放 khah 慢 leh。老母 tùi 西雅圖 khà 電話來，建議我小等一下。我認為 in m̄ 知一个離婚 ê 單親老母是啥款 ê 感覺。我認為我知影啥物是對我 kakī siōng 好 ê，所以 tī kah 伊約會六個月後，我 tī 過年暗 hit 工嫁 hō 伊。Tī 無到二十四點鐘內，我 tòh 知影 kakī 犯 tiòh 一个大錯誤 ā。五禮拜後，我 soah 變 kah 真驚伊，致使不得不 tiòh 逃

我的舒適圈，試圖重建我的生活。

不久，教會的牧師和姊姊把我介紹給一個英俊的鰥夫。我們開始約會，他對我傾注了大量關注。甚至有人告訴我，他曾在在我父親的一場佈道會中獻身跟隨基督。他似乎是為我量身定製的，但我的孩子們不喜歡他。

我的家人開始擔心。父親從東京打電話給我，告訴我放慢腳步。母親從西雅圖打電話來，建議我再等等。我認為他們不了解一個離婚的單身母親是什麼樣的感覺。我認為我知道什麼是對我自己最好的，所以在與他約會六個月後，我在除夕那天嫁給了他。在不到二十四小時內，我就知道自己犯了個大錯誤。五個星期後，我變得很怕他，以至於不得不逃離。我該怎麼辦？我能去哪

走。我 tiòh án 怎 chiah 好 leh ? 裡 ?

我 ētàng 走去 tó 位 ?

我不得不 tiòh tng 來厝裡面對  
指責。

我不得不回家面對指責。

He 是兩工 ê 車程，車每行一英里路，我 ê 疑問 tóh 成倍增加。我 beh 對 in 講啥物 leh ? 我擔心 kakī 是敬虔傳統中薄弱 ê 一个，in kám ē 對我失望？ In kám ē 因為我來感覺無面子？ In kám ē 對我講 in 有 kā 我警告過 à ? In kám ē 對我講一切 lóng 是我 kakī 做得來 ê ? 我 beh 對我 ê gín'á 講啥物 leh ? 我 hō in 失望 ā，我 hō in ê 是啥款 ê 模範？ In beh án 怎 koh 一 pái 信任我？犯 tiòh chiahnih 驚人 ê 錯誤了後，我 beh án 怎 koh 一 pái 相信 kakī ?

那是兩天的車程，車子每行一英里路，我的疑問便成倍增加。我要對他們說些什麼？我擔心自己是敬虔傳統中薄弱的環節，他們會對我失望嗎？他們會因為我而覺得沒面子嗎？他們會告訴我他們警告過我了嗎？他們會對我說一切都是我咎由自取的嗎？我要對我的孩子們說些什麼呢？我讓他們失望了，我為他們樹立了什麼樣的榜樣？他們怎麼能再次信任我？犯了這麼可怕的錯誤後，我又怎麼能再次相信自己？

當我 seh 過阮父母 ê 車道 ê siōng 尾一个彎道 ê 時，我看 tiòh 老父 khiā tī hia。我 kā 車停

當我繞過父母車道的最後一個彎道時，我看到父親站在那裡。我把車停下來，一下車，

落來，一落車，老父 tóh 隨時  
kā 我 lám tī 伊 ê 懷抱裡，講：「歡  
迎 tng 來厝裡。」

伊無 kā 我講：「我 kā 你講過  
à」，mā 無定罪，無責備，kanta<sup>n</sup>  
是無條件 ê 疼。伊 ê 恩典改變  
我 ê 性命，mā 充滿 tī 我今 á 日  
ê 事工中。我試 beh kā 全款 ê 神  
聖恩典傳 hō· hiahê 坐 tī 教堂長  
椅心碎 ê 人；hiahê 因為 kakī ê  
選擇，á 是別人 ê 選擇，致使生  
活 lililaklak ê 人。

父親立刻將我摟在懷裡，說：  
「歡迎回家。」

他沒有說：「我告訴過你  
了」，也沒有定罪，沒有責備，  
有的只是無條件的愛。他的恩  
典改變了我的生命，也充滿在  
我今天的事工中。我試圖把同  
樣的神聖恩典傳遞給那些坐在  
教堂長椅上心碎的人；那些因  
為自己的選擇，或是別人的選  
擇，導致生活支離破碎的人。